

<<断魂枪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断魂枪集>>

13位ISBN编号：9787807414391

10位ISBN编号：7807414391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文汇出版社

作者：老舍

页数：221

字数：14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断魂枪集>>

内容概要

《断魂枪》写于一九三五年，老舍以其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个性气质，及其顽强的承担命运的精神，通过沙子龙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来反映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社会风貌。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沙子龙由风云一时走向失落，作者的写作意图是很清楚的，而对落后民族“历史性的沉沦”，应该振奋起来，如果像沙子龙那样止于失落，我们就要永远被时代抛弃。沙子龙的悲剧，是作者为我们敲起的警钟。近现代是中国人现代意识觉醒的时代，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主义时代，老舍的忧患意识，正是一个优秀作家热爱祖国、关心民族命运的充分体现。

<<断魂枪集>>

作者简介

老舍（1899.2.3—1966.8.24），我国现代文豪，小说家，戏剧作家。

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北京人。

出身寒苦，自幼丧父，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早年任小学校长、劝学员。

1924年赴英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中文，开始写作，连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成为我国现代长篇小说奠基人之一。

归国后先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同时从事写作，其间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微神》、《断魂枪》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和重庆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并对现代曲艺进行改良。

1946年赴美讲学，四年后回国，主要从事话剧剧本创作，代表作有《龙须沟》、《茶馆》，荣获“人民艺术家”称号，被誉为语言大师。

曾任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全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北京市文联主席。

1966年“文革”初受严重迫害后自沉于太平湖中。

有《老舍全集》十九卷。

<<断魂枪集>>

书籍目录

序五九热包子爱的小鬼末一块钱老年的浪漫老字号断魂枪听来的故事哀启“火”车人同此心杀狗兔东西浴奴一块猪肝一封家信恋八太爷一筒炮台烟

<<断魂枪集>>

章节摘录

五九 张丙，瘦得象剥了皮的小树，差不多每天晚上来喝茶。他的脸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对深而很黑的眼睛，显出他并不是因为瘦弱而完全没有精力。当喝下第三碗茶之后，这对黑眼开始发光；嘴唇，象小孩要哭的时候，开始颤动。他要发议论了。

他的议论，不是有统系的；他遇到什么事便谈什么，加以批评。但无论谈什么事，他的批评总结在“中国人是无望的，我刚说的这件事又是个好证据”。说完，他自动的斟上一碗茶，一气喝完；闭上眼，不再说了，显出：“不必辩论，中国人是无望的。无论怎说！”

“这一晚，电灯非常的暗，读书是不可能的。张丙来了，看了看屋里，看了看电灯，点了点头，坐下，似乎是心里说：“中国人是无望的，看这个灯；电灯公司……”第三碗茶喝过，我笑着说：“老张，什么新闻？”

“出我意料之外，他笑了笑——他向来是不轻易发笑的。”

“打架来着。”

“他说。”

“谁？”

“你？”

“我问。”

“我！”

“他看着茶碗，不再说了。”

等了足有五分钟，他自动的开始：“假如你看见一个壮小伙子，利用他身体气力的优越，打一个七八岁的小孩，你怎办？”

“过去劝解，我看，是第一步。”

“假若你一看见他打那个小孩子，你便想到：设若过去劝，他自然是停止住打，而嘟囔着骂话走开；那小孩子是白挨一顿打！”

你想，过去劝解是有意义的吗？”

“他的眼睛发光了，看看我的脸。”

“我自然说他一顿，叫他明白他不应当欺侮小孩子，那不体面。”

“是的，不体面；假如他懂得什么体面，他还不那样作呢！”

而且，这样的东西，你真要过去说他几句，他一定问你：“你管得着吗？”

你是干什么的，管这个事？”

你跟他辩驳，还不如和石头说几句好话呢；石头是不会用言语冲撞你的。

假如你和他嚷嚷起来，自然是招来一群人，来看热闹；结果是他走他的，你走你的路；可是他白打了小孩一顿，没受一点惩罚；下回他遇到机会还这样作！

白打一个不能抵抗的小孩子，是便宜的事，他一定这么想。”

“那末，你以为应当立刻叫他受惩罚，路见不平……那一套？”

“我知道他最厌恶武侠小说，而故意斗他。”

果然不出我所料，他说：“别说《七侠五义》！”

我不要作什么武侠，我只是不能瞪着眼看一个小孩挨打；那叫我的灵魂全发了火！”

更不能叫打人的占了全胜去！”

我过去，一声没出，打了他个嘴巴！”

“他呢？”

“他？”

反正我是计画好了的：假如我不打他，而过去劝，他是得意扬扬而去；打人是件舒服事，从人们的兽性方面看。

设若我跟他讲理，结果也还是得打架；不过，我未必打得着他，因为他必先下手，不给我先发制人的

<<断魂枪集>>

机会。

”他又笑了；我知道他笑的意思。

“但是，”我问：“你打了他，他一定还手，你岂是他的对手？”

”我很关心这一点，因为张丙是那样瘦弱的人。

“那自然我也想到了。

我打他，他必定打我；我必定失败。

可是有一层，这种人，善于利用筋肉欺侮人的，遇到自家皮肉上挨了打，他会登时去用手遮护那里，在那一刻，他只觉得疼，而忘了动作。

及至他看明白了你，他还是不敢动手，因为他向来利用筋肉的优越欺人，及至他自己挨了打，他必定想想那个打他的，一定是有些来历；因为他自己打人的时候是看清了有无操必胜之券而后开打的。

就是真还了手，把我打伤，我，不全象那小子那样傻，会找巡警去。

至少我跟他上警区，耽误他一天的工夫（先不用说他一定受什么别的惩罚），叫他也晓得，打人是至少要上警区的。

”他不言语了，我看得出，他心中正在难受——难受，他打了人家一下，不用提他的理由充足与否。

“他打人，人也打他，对这等人正是妥当的办法；人类是无望的，你常这么说。

”我打算招他笑一下。

他没笑，只轻轻摇了摇头，说：“这是今天早晨的事。

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又遇见他了。

”“他要动手了？”

”我问，很不放心的。

“动手打我一顿，倒没有什么！”

叫我，叫我——我应当怎样说？

——伤心的是：今天下午我遇见他的时候，他正拉着两个十来岁的外国小孩儿；他分明是给一家外国人作仆人的。

他拉着那两个外国小孩，赶过我来，告诉他们，低声下气的央告他们：踢他！

踢他！

然后向我说：你！

你敢打我？

洋人也不打我呀！

（请注意，这里他很巧妙的，去了一个“敢”字！

）然后又向那两个小孩说：踢！

踢他！

看他敢惹洋人不敢！

”他停顿了一会儿，忽然的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

”“五九！”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泪流下来了。

“呕！”

”张丙立起来说：“怪不得街上那么多的‘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呢！”

”他好象忘了说那句：“中国人没希望，”也没喝那末一碗茶，便走了。

热包子 爱情自古时候就是好出轨的事。

不过，古年间没有报纸和杂志，所以不象现在闹得这么血花。

不用往很古远里说，就以我小时候说吧，人们闹恋爱便不轻易弄得满城风雨。

我还记得老街坊小邱。

那时候的“小”邱自然到现在已是“老”邱了。

可是即使现在我再见着他，即使他已是白发老翁，我还得叫他“小”邱。

他是不会老的。

<<断魂枪集>>

我们一想起花儿来，似乎便看见些红花绿叶，开得正盛；大概没有一人想花便想到落花如雨，色断香销的。

小邱也是花儿似的，在人们脑中他永远是青春，虽然他长得离花还远得很呢。

小邱是从什么地方搬来的，和哪年搬来的，我似乎一点也不记得。

我只记得他一搬来的时候就带着个年青的媳妇。

他们住我们的外院一间北小屋。

从这小夫妇搬来之后，似乎常常听人说：他们俩在夜半里常打架。

小夫妇打架也是自古有之，不足为奇；我所希望的是小邱头上破一块，或是小邱嫂手上有些伤痕……

我那时候比现在天真的多多了；很欢迎人们打架，并且多少要挂点伤。

可是，小邱夫妇永远是——在白——那么快活和气，身上确是没伤。

我说身上，一点不假，连小邱嫂的光脊梁我都看见过。

我那时候常这么想：大概他们打架是一人手里拿着一块棉花打的。

小邱嫂的小屋真好。

永远那么干净永远那么暖和，永远有种味儿——特别的味儿，没法形容，可是显然的与众不同。

小俩口味儿，对，到现在我才想到一个适当的形容字。

怪不得那时候街坊们，特别是中年男子，愿意上小邱嫂那里去谈天呢，谈天的时候，他们小夫妇永远是欢天喜地的，老好象是大年初一迎接贺年的客人那么欣喜。

可是，客人散了以后，据说，他们就必定打一回架。

有人指天起誓说，曾听见他们打得咚咚的响。

小邱，在街坊们眼中，是个毛腾厮火的小伙子。

他走路好象永远脚不贴地，而且除了在家中，仿佛没人看见过他站住不动，哪怕是一会儿呢。

就是他坐着的时候，他的手脚也没老实着的时候。

他的手不是摸着衣缝，便是在凳子沿上打滑溜，要不然便在脸上搓。

他的脚永远上下左右找事作，好象一边坐着说话，还一边在走路，想象的走着。

街坊们并不因此而小看他，虽然这是他永远成不了“老邱”的主因。

在另一方面，大家确是有点对他不敬，因为他的脖子老缩着。

不知道怎么一来二去的“王八脖子”成了小邱的另一称呼。

自从这个称呼成立以后，听说他们半夜里更打得欢了。

可是，在白天他们比以前更显着欢喜和气。

小邱嫂的光脊梁不但是被我看见过，有些中年人也说看见过。

古时候的妇女不许露着胸部，而她竟自被人参观了光脊梁，这连我——那时还是小孩子——都觉着她太洒脱了。

这又是我现在才想起的形容字——洒脱。

她确是洒脱：自天子以至庶人好象没有和她说不开的。

我知道门外卖香油的，卖菜的，永远给她比给旁人多些。

她在我的孩子眼中是非常的美。

她的牙顶美，到如今我还记得她的笑容，她一笑便会露出世界上最白的一点牙来。

只是那么一点，可是这一点白色能在人的脑中延展开无穷的幻想，这些幻想是以她的笑为中心，以她的白牙为颜色。

拿着落花生，或铁蚕豆，或大酸枣在她的小屋里去吃，是我儿时生命里一个最美的事。

剥了花生豆往小邱嫂嘴里送，那个报酬是永生的欣悦——能看看她的牙。

把一口袋花生都送给她吃了也甘心，虽然在事实上没这么办过。

小邱嫂没生过小孩。

有时候我听见她对小邱半笑半恼的说，凭你个软货也配有小孩？

！

小邱的脖子便缩得更厉害了，似乎十分伤心的样子；他能半天也不发一语，呆呆的用手擦脸，直等到她说：“买洋火！”

<<断魂枪集>>

”他才又笑一笑，脚不擦地飞了出去。

记得是一年冬天，我刚下学，在胡同口上遇见小邱。

他的气色非常的难看，我以为他是生了病。

他的眼睛往远处看，可是手摸着我的绒帽的红绳结子，问：“你没看见邱嫂吗？”

”“没有哇，”我说。

“你没有？”

”他问得极难听，就好象为儿子害病而占卦的妇人，又愿意听实话，又不愿意相信实话，要相信又愿反抗。

他只问了这么一句，就向街上跑了去。

那天晚上我又到邱嫂的小屋里去，门，锁着呢。

我虽然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不能不哭了。

每天照例给邱嫂送去的落花生，那天晚上居然连一个也没剥开。

第二天早晨，一清早我便去看邱嫂，还是没有；小邱一个人在炕沿上坐着呢，手托着脑门。

我叫了他两声，他没答理我。

差不多有半年的工夫，我上学总在街上寻望，希望能遇见邱嫂，可是一回也没遇见。

她的小屋，虽然小邱还是天天晚上回来，我不再去了。

还是那么干净，还是那么暖和，只是邱嫂把那点特别的味儿带走了。

我常在墙上，空中看见她的白牙，可是只有那么一点白牙，别的已不存在：那点牙也不会轻轻嚼我的花生米。

<<断魂枪集>>

编辑推荐

为纪念老舍诞辰110周年隆重推出《老舍小说精汇》。

《断魂枪集》作者老舍创作四十年，写尽城市生活中的各色人等，具有浓郁的市井风味和地方特色。

他的作品既通俗幽默，又具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断魂枪》是老舍1930年代一系列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之一。

这是一部在市井日常生活中书写中国文化命运的力作。

《断魂枪》说的是三个拳师的故事，重点写主人公沙子龙在近代社会急剧变化中的复杂心态。

老舍善于把个人命运的小故事和时代变迁的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在短小的篇幅里营造出了大格局。

<<断魂枪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